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康芒斯 著

商務印書館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年·北京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年·北京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
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
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
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
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
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
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
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
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
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
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
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
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
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
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
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
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
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
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
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
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
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
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
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
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
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在经济理论的任何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这种部分对整体的两种数量关系。

一个个人的总和就是人口的总数，但把不同的人的各种活动
2 有比例的配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各价格的总和就是一个公司的全部营业资产，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的比例配合就是继续经营的概念。工资是对计件或某一时期的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总额，但领取工资的各种活动的比例配合，就成为一个具体的职业。一切商品价格的总和是一个国家的总的名义财富，但一件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间所存在的比例就是供给和需求。

经济优劣的概念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的，而其在心理学上的对应词——合适感或不合适感也就是“常识”或“智慧”，或只是习惯与公认的惯例，总是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之中，以致在经济思想史上，只要各部分的比例适当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好的经济，或把它上升为各部分之外或高于各部分的一种实体。整体竟能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一件可惊可贺的事吗？而且，如果不是由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或一种“自然规律”把各部分和谐地组织起来的话，各部分又怎能大于它们的总和呢？但是从魁奈和亚当·斯密的时代起，经济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的优劣概念，这些概念从自然调和、自然规律、自然程序、天赋人权、天道、超灵、看不见的手、社会意志、社会劳动力、社会价值、力量的平衡趋势等等神秘思想中脱胎而出，并找到其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人类本身在比例分配人力和供应有限而又彼此补充的自然资源时所作出的优劣、好坏、聪明或愚蠢的比例配合。

价值和经济的时间幅度观念方面的改变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另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年·北京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年·北京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美〕约翰·R. 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方廷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